

中国故事

蒋一谈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China Story
中国故事

蒋一谈 / 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故事/蒋一谈著. —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321-4676-5

I. ①中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95506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策划编辑: 郑 理

责任编辑: 乔 亮

封面设计: 钟 鸣

中国故事

蒋一谈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 字数 209,000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676-5/I.3643 定价: 3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7780459

| 目录

China Story	1
马克·吕布或吴冠中先生	35
随河漂流	49
温暖的南极	61
七个你	71
公羊	87
疗伤课	121
芭比娃娃	147
刀宴	181
茶馆夜谈	191
中国鲤	203
林荫大道	223
赫本啊赫本	245
鲁迅的胡子	275

China Story

等儿子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稳定后，老那的心才敢踏实下来。老那四十二岁时才有这个儿子。他唯一的儿子那彬今年夏天研究生刚刚毕业，现在《China Story》杂志社担任英文实习编辑。儿子是老那的骄傲和希望，不过要是老伴还活着，肯定不会同意儿子留在北京工作。

儿子说实习生转正需要三个月的时间；等儿子转正后，老那焦虑得整整瘦了九斤。他没发现自己的瘦，倒是茶馆里的老茶客纷纷开他的玩笑。

“咋这么瘦？想啥呢？”

“老那，到底想啥呢？”

“一个人过受不了了吧？”

“再找一个老伴吧。”

“人一瘦，就长寿。”他吊着嗓子说。

“咋这么高兴？”

“儿子转正啦！在《中国故事》杂志社当编辑！”老那笑着说。

“啥……中国？”

“啥……故事？”

“中国故事！”

“中国故事？”

“都是英文字母。”老那解释道。

“老那的儿子真出息！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老那，啥时候去北京看儿子？”

“不急，等儿子安顿好了再说。”

“天安门。”

“烤鸭。”

“鸟巢。”

“逛故宫，爬长城。”

“北京，咱啥时候能去啊！”

这些话能让老那高兴好几天。

儿子转正后给他寄来了几本《China Story》。老那退休前是小学语文老师，不懂英文，就翻开杂志一页一页地寻找儿子名字的汉语拼音。“na……bin……na……bin……”没有找到。他想给儿子打个电话，又觉得电话费太贵，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他戴上老花镜，找出笔和纸，抄下了儿子的地址——他从小心里觉得写信更划算，也更能把自己的念想表达出来。他写给儿子的第一封信很短，不到一百个字，却写了一个小时。他是这样写的：

儿子：

杂志收到了。你来电话说转正了，我在杂志上怎么没看见你的名字？你可别骗爸爸。我在家里挺好的，不用担心，你要注意身体，和领导、同事要处好关系。天凉了，多穿些衣服。房子租好了吗？在外别和人斗嘴，做事要谦虚谨慎。

爸

信发出十天后，那彬给家里打来了电话。

“爸，以后有事你就打电话吧，家里不是装电话了吗？”

“好，好，你转正了吗？领导对你满意吗？”

“转正了。真的。”

“那杂志上……”

“有我采访或编辑的文章才会上名字。”

“啥时候能看见？”

“快了。”

“一定给我寄，别忘了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房子怎么样了？”

“租了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

“跟同学合租的。”

“合租的？”

“合租便宜。”

“多大面积？”

“两室一厅，一个月两千二，我住小房间，出一千。”

“一千？”老那心里一惊，他的退休金每月还不到一千一百元。“那你现在每月能领多少钱工资？”

“转正后涨了，现在三四千吧。”

“够用吗？”

“还行吧，现在也没什么花的。”

“在外要小心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要注意身体。”

“爸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你在哪儿打的电话？”

“单位。”

“以后别用公家的电话打，我挂了。”

“我用的是手……”

“机”的尾音还在口腔，听筒那边就传来“滴滴滴”的忙音。那彬望着手里的手机，摇了摇头，把桌上的信塞进了抽屉。与此同时，千里之外的那间老屋里，老那正取出相册，摸着老伴的照片，喃喃低语：“老伴，儿子转正了，你放心吧……”他打开衣橱，从小木箱子里翻出存折，看着上面的数字：五万七千元。他计划在半年内再存三千元，凑个整数，留给儿子结婚时用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那吃完早饭，往茶馆走去。走到一半路，他又折回来往家走，腿脚明显快了不少。进了屋，他把《China Story》杂志放进包里，眼角的皱纹才舒展开。昨天晚上他想好了，以后无论走到哪儿，这本杂志一定要跟到哪儿——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感觉到儿子离自己并没有太远，才会感觉到踏实和幸福。

进了茶馆，他走到靠窗的老位置，掏出纸巾，擦了一遍桌子，又擦了一遍桌子，瘦削的手指在抖动；桌上的水渍彻底没有了，他才慢慢从包里取出《China Story》，轻轻放在桌上——他在享受这个过程，像个孩子。

“那伯伯，您今天好干净啊。”服务员小白笑嘻嘻说道。

“早。”他打着招呼。

“啥杂志？China—Story—是一中—国—故—事—吧。”小白念叨着，先给老那倒上一杯温温的白开水——早上喝茶，先喝杯白开水洗洗喉咙，是小镇茶馆招待客人的习俗。老那微微笑着，喝了一大口水，仰起脖子，闭着眼，嘴巴里发出一连串“咕噜”、“咕噜”的声音。他的喉结一颤一颤的，包裹着喉结的肌肉垂了下来。他把嘴里的水吐进茶孟，用纸巾擦了擦嘴角。“就是，就是。”他说。小白展开杂志，晃着脑袋，“唉，里面的英文就看不懂了。那伯伯，我只能看懂几个单词，”她睁大眼睛，望着老那，“那伯伯，您能看懂吗？”

“我也看不懂，我以前学的是俄语。”老那慢慢收起杂志。

“俄罗斯语？现在还会吗？”

老那的舌头抵着上颚发出一个颤音和一个卷舌音。

“说几句听听？”小白说。

“全忘了，我舌头硬，俄语也没学好。”

“我想起来了，您儿子就在这家杂志社吧？”

“《中国故事》杂志社！”

“名字好大啊！”

“这可是中国最大的英文杂志！专门给老外看的！”

“好棒啊！”

“我儿子学习不好能进去吗？”他眯着眼，用疑问却自豪的口气说。

“那天您走后，他们还说您有福气哩。咱们镇上好像就出了您儿子一个研究生，还在北京工作，真厉害！”小白边说边走回柜台，取出老那的存茶罐，用茶勺取出茶，放进杯子里，“那伯伯，您儿子叫啥名字？”

“那彬。”

“那……彬。”

“彬彬有礼的彬。”

“那他一定也有英文名字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英文名字。您儿子在英文杂志社工作，应该有英文名字。”

“英文名字？”老那眨着眼睛，“我得问问他……”

小白端来茶杯，递过来一盘茶瓜子，又去招待其他客人了。老那望着窗外，自言自语着：“英文名字……英文名字……”心里有事，老那只喝了两三口茶就急急忙忙赶回家。他推开屋门，来不及上厕所，

戴上老花镜，坐在窗前，非常认真地给儿子写这封信。

儿子：

爸爸昨天晚上忘了问你一件事，你在杂志社工作，有英文名字吧？镇上的人说，你在英文杂志社工作，肯定有英文名字。我想知道你的英文名字。我还是觉得写信比打电话好。一打电话，好多事全集中在脑子里，不知道该说哪一件了。爸爸年纪大了，记忆力的确不行了。你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上班走的时候一定要锁好门。抽屉也要锁好。一天三顿饭不能对付。和领导、同事处好关系。对了，给我寄几张你最近的照片吧，家里都是你以前上大学时的照片，工作以后的还没有。我想看看。我身体还可以，不用担心。茶还是经常喝。以前的老花镜度数不够了，我最近就要重新配一个。

爸

写完“爸”字，他心满意足地坐直身体，靠在沙发上，把信从头至尾读了一遍，觉得漏了点什么，一时又想不起来，就站起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家里那台老式电视机给了他提示，他晃了晃手中的笔，在信的最后补写了几句话：

新闻上说北京未来七八天要降温，要降五六度，你可要注意保暖，一大意就会感冒的。

他找来胶水，慢慢把信纸对折起来，放进信封，贴足邮票后，又仔仔细细封好信封，放进跟了他十几年的褪色黑皮包里。

那彬收到信后的第五天给爸爸打来了电话。

“爸，杂志收到了吗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给你寄了。”

“哪天寄的？”

“记不清了。”

“工作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

“北京降温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天气预报也没个准头。”

“没事。”

“对了，给我寄照片了吗？”

“洗照片太麻烦了。”

“洗照片有啥麻烦的。”

“现在都是用数码相机，发邮件最方便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爸？”

“哎，我在听。”

“用邮件发照片方便。”

“发邮件？”

“你也没电脑，算了，我回头洗几张吧。”

“工作忙不忙？”

“挺忙的。”

“那就找时间再洗吧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我看新闻，说北京五环路发生特大车祸，太吓人了！”

“爸，你还有事吗？”

“坐车要小心。”

“知道了，还有其他事吗？”

“你每天都忙啥啊？”

“考虑选题，讨论选题。”

“选题？”

“琢磨老外喜欢看什么中国故事呗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爸，还有事吗？”

“我想想，好像没有了。”

“我是用手机打的电话。”

“那就好！”

“我挂了。”

“好，挂吧。”

话筒落在座机上的瞬间，老那忽然想起儿子英文名字的事儿，又急切地抓起话筒，连续说着“喂……喂……喂……”，可是听到的是忙音。他看着话筒，摇了摇头，使劲拍一下脑门；不过他随后就想开了——留个念想吧，下次写信再问儿子一次吧。

现在是晚上九点十五分。和儿子通话后，老那打开相册，又想跟老伴说说话：“老伴，儿子刚打来电话，都挺好的。还是留北京好，我在镇上没啥关系，儿子真回了老家也没啥机会。”老那喘口气，闭上眼睛，双手抚摸着相册，好像抚摸着老伴的脸和手。

天一亮，老那就醒了。他比平时提前醒了半个小时，只为能早早赶到邮局取儿子寄来的杂志。镇上的邮局九点钟开门，他坐在床沿，仰起脸凝视着墙上的钟：时针在七，分针在五。

时间还早。在家呆着还不如去集市给儿子买些家乡的核桃寄过去。儿子在北京工作，是编辑、记者，是脑力劳动者，核桃能补脑子。“核桃，给儿子买核桃去。”他心情愉快地念叨着，开门、关门、锁门，迈着小碎步赶往集市——他上半身前倾，脖子直直的，两条小腿交错的频率在加快，这不是他平常的步幅，这行走的姿态让他看上去有点滑稽。

小商贩们扯着嗓子招呼他。一位和他年纪相仿的老头静静地蹲在地上，守着一堆核桃“吧嗒”、“吧嗒”地抽着烟卷，眼巴巴地望着他。老那打定主意，朝老头走去，心想他出早市卖核桃，一定是为了他的儿子或者孙子。

他相信老头的核桃，也相信老头的秤。他买了五斤核桃，一路往

回走，拐了两个弯，踏上了去邮局的这条老街。他路过一个早餐店，挑了个位置坐下，点了一根油条、一盘咸菜和一碗白粥。他吃着早餐，脑子里还在想着核桃，不，是想着儿子吃完核桃后的高兴表情，他甚至听见儿子由衷的赞美：“爸，老家的核桃真好吃，下回多寄点儿。”

“哎！”老那对想象中的儿子答应道，倒把坐在对面吃早餐的人吓了一跳，他不好意思地一笑，把自己的那盘咸菜朝对方推了推。这时，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鸟笼子走过来了。“要鸟吗？会说话的鸟，谁要鸟，会说话的鸟。”她有气无力地说着，眼睛始终盯着在沸腾油锅里上下翻滚的油条，“会说话的鸟，鸟……谁要鸟……”

没有人理睬她。老那看了她看一会儿，把早餐钱放在桌上，起身默默走了。“我饿了，我饿了。”老那听见鸟在说话，忍不住回转身。“会说话的鸟，谁要鸟。”老太太提高声音说。

“咋卖的？”一个男人问道。

“两百块钱。”老太太说。

“太贵了，是金鸟啊！”

“会说话的鸟，不贵。”老太太说，“那你能给多少钱？”

“五十块钱。”

“一百五。”老太太说。

“就给五十！”

“是我儿子养的鸟，我卖少了他会骂我的。”

“这鸟最多值五十块钱！”

老太太不再答话，低着头从老那面前走过。“卖少了，儿子会骂

我的。”她脚步蹒跚，喃喃自语。两百块钱。一只鸟要卖两百块钱，老那也觉得不值。老太太在街角消失后，老那才抬步继续前行。走到拐角，老那看见老太太蹲坐在地上哭泣，“儿啊，儿啊……”老那不敢上前询问，赶紧加快步伐走远了。

看门师傅刚把邮局大门拉开一条缝，老那就迎上去帮他把门推开了。他呵呵笑着，直奔里面。一位邮递员正往自行车两边的邮包里塞报刊和信件，老那一眼看见了《China Story》杂志社的信封，弯腰指了指，笑着说：“这杂志是我的。”

邮递员认识老那，说：“自己来取啊。”

“儿子寄来的，着急看。”

老那接过邮递员递过来的杂志，用袖口擦拭上面的灰尘，仔细放进包，生怕弄折了。老那来得早，无须排队办理，他填好邮寄单，把五斤核桃放进纸箱，递给办理员，心满意足地喘了一口气。

一切妥当。现在，老那脑子里除了儿子寄来的杂志，什么都没想。他来到茶馆，把桌子擦拭干净，郑重其事地掏出了《China Story》。杂志封面上是一位老太太，穿着蓝色外罩，头上戴一顶白帽子，一大群猫围着她，有一只猫正在闻老太太的脸。

“nabin……nabin……nabin……”他念念有词，一页一页寻找儿子的名字。

找到了，找到了！

NaBin，是 NaBin！

儿子写的文章！儿子的名字就印在上面呢！

老那有些激动，手指头在微微颤抖，心跳明显在加快。老那看不懂文章标题和内容，可文字旁边的图片告诉他，儿子写的是一个老太太和一群猫的故事。好文章一定要放在封面，这一点，老那懂。

“小白姑娘，上茶！”他的声音已经变调了。

“来啦，那伯伯！”

小白倒茶的时候，老那手捂杂志，生怕水滴溅上。小白撇嘴一笑：“那伯伯，你儿子又寄杂志了？”

“上封面了！我儿子写的文章上封面了！”

小白放下茶壶，伸出手说：“我能看看吗？”

“你可别弄湿了。”

“保证不弄湿。”

老那怯怯地递过去，眼睛始终盯着小白的手。小白笑着在围裙上擦擦手，正反转了转手掌，说：“那伯伯，手干净了吧？”老那点点头。

“那伯伯，你儿子写的啥故事啊？”

“估计跟猫有关系。”

“我看不懂。”

“给老外看的。”

“你儿子的英文名字叫啥？”

“我忘记问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两个人的谈话被坐在角落里的老茶客的话语打断。